

水滸傳

安徽人民出版社

颍 州 烈 火

阜阳县《红巾军农民起义》研究小组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6年·合肥

颍州烈火

阜阳县《红巾军农民起义》研究小组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frac{5}{8}$ 字数：50,000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0

统一书号：10102·676 定价：0.24元

毛主席语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前　　言

公元一三五一年爆发的元末红巾军农民大起义象一声霹雳，冲破了元朝社会的黑暗统治。几十万受压迫的农民在颍州（今安徽省阜阳）人刘福通的领导下，高举“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旗帜，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封建王朝，为推动历史前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元朝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产物，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必然结果。

十三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实质上是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封建王朝，它赖以建立和加以保护的是封建农奴制度。斯大林指出：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当时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土地兼并和集中的程度是极其惊人的。蒙古贵族灭宋后，对汉族广大人民大肆屠杀抢掠，圈占土地，霸占民田。元顺帝公主奴伦引者思就占有土地五千顷。与蒙古贵族孪生的僧侣贵族也穷凶极恶地参加土地兼并。汉族地主阶级在蒙

古贵族灭宋以后，投靠了蒙古贵族，出卖了民族利益。他们的大量土地就被保留下。例如福建崇安县地主则占全县土地六分之五。

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变成了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驱口”（农奴），“工奴”、“佃客”，身受惨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如当时江西有些大地主每年收租竟达五万多担。蒙古贵族和豪绅大地主为了巧取豪夺，还特设“斡脱所”专营高利贷，贫苦农民为抵债则卖儿为奴，卖女为婢，家破人亡。贵族、地主横征暴敛，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朴百姓穷膏脂，聒天丝竹夜酣饮，阴阳不问民啼饥”，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元朝“经济外的强制”或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巩固封建地主所有制的要素。蒙古贵族灭宋后，一千万以上的汉人抑为“驱口”，大多数手工业者沦为工奴。领主对“驱口”有生杀之权。在地主阶级控制下的佃客，也同样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可被立契买卖，地主打死佃户也只出少量烧埋银就算了事。

元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经济基础，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封建专政。蒙古贵族在各地建立“瞳社”、“甲里”控制汉族人民，瞳社社长及甲主都是蒙古人，并派驻元军监视之。他们横行乡里，“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为了掩盖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削

弱人民的反抗力量，他们还极力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将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断烧埋银。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其实蒙古人，色目人中的下层人民仍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是深受剥削和压迫的。

元朝统治阶级为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治，把孔丘这个偶像抬出来，利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元世祖于至元十年建宣圣庙于燕京，命百官公服陪位，诸儒褴带唐巾行礼。成宗至大元年加封孔丘为“大成至圣文宣公”。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及其反动的“道学”，被他们奉为至宝。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元朝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对劳动人民实行反动统治，只能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从元朝廷统治的第一天起，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到了元朝末年，社会经济基础的腐朽性进一步暴露出来，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挽救危机，元顺帝十年（公元一三五〇年）实行更钞法，结果是饮鸩止渴，几个月内物价猛涨十倍，本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更是无以求生，“市中斗粟价十千，饥人煮蕨供晨炊。”革命斗争的烈火一触即发，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一三四三年以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一三五一年，元王朝派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强征民夫十五万集中于河道，监督河工的军队和官吏克扣工钱，引起河工怨恨。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利用这个机会，暗中凿了一只眼的石人，在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字，预先埋在将开河道的黄陵岗（今河南兰考东北）。河工修河至此，果然掘出了石人。“天下反”三字正是喊出了千万农民的心声，工地沸腾起来，顿时点燃了起义的烈火。韩山童在起义时不幸被捕，刘福通回到颍州，组织农民起义，短短时间内起义军由三千人发展到五、六万人，先后攻占了颍州、罗山、上蔡、真阳、确山、朱皋、午阳、叶县等地，他们用红巾裹头，所以称为红巾军，也叫红军或香军。四个月以后又占领了汝宁、光州、息州、信阳等地，很快又发展至几十万人。颍州红巾军起义的熊熊烈火，立即燃遍了全国。肖县（今安徽省肖县西北）芝麻李（李二）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徐州，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湖北蕲水（今浠水）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攻占了安陆、沔阳、武昌、江陵和江西一带，队伍多达几十万人。这三支起义军把元朝统治区截为两段，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一三五二年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郭子兴率众起义，并加入了刘福通红

巾军部，同年，出身贫苦农民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部参加了起义。

作为红巾军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刘福通，在反元斗争中，叱咤风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所率领的红巾军于一三五五年在亳州（今安徽省亳县）建立了农民政权。刘福通推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起义军从一三五五年到一三五九年在军事上取得了三路远征的辉煌胜利。东路军在毛贵领导下，经过河南、山东、河北直逼元王朝心脏大都（今北京）；中路在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领导下，经过山西、河北，出长城至内蒙，直捣元朝老巢上都（今内蒙多伦）；西路将领白不信、李喜喜率部攻入陕西、四川等地。刘福通自己指挥的红巾军转战黄河南北各地，大败元军。几年的浴血奋战，击溃了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联合的反动武装，革命烈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元末红巾军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它在历史上的伟大功勋却不容磨灭。首先红巾军砸烂了反动“道统”的镣铐，冲击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孔学，在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上谱写了又一页壮丽的篇章。元朝统治阶级拾起朱熹的反动道统，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他们拼命鼓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大肆宣扬“天命”和“三纲五常”。

程朱理学同元王朝反革命暴力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红巾军针锋相对地提出“杀尽不平方太平”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深刻地揭露了元代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指出了革命的道路和方向。红巾军对反动道统猛烈开火，吓坏了反动儒生。他们千方百计地对红巾军攻击和破坏。红巾军则以反道统的革命精神对反动儒生进行镇压。红巾军提出：“凡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士在左右论古今。”

红巾军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元王朝黑暗统治，他们是元朝的掘墓人。列宁指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这些反动武装是统治阶级政权赖以存在的支柱。红巾军十几年的战斗，击溃了元朝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联合武装，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基础。红巾军起义后，蒙古贵族集团与汉族地主武装加紧勾结，他们一方面调动鞑靼军来“围剿”红巾军，一面急于拼凑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企图挽救危局。一三五五年令各地建立义兵，组织义丁五千名者封为万户，五百名者封千户，一百名者封百户。面对张牙舞爪的反动武装队伍，红巾军以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挥戈杀敌，节节胜利。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学习战争，增长才智。他们很善于用兵，以少胜多，

以实击虚，攻其不备，袭其不意。在一三五五年到一三五九年红巾军起义全盛时期，元军和地主武装被消灭掉三分之二，杀死元朝名将二十多人。一三五八年毛贵部直逼大都，元朝廷吓破了胆，要弃都逃跑。他们在红巾军多次攻击下，意识到“已失天下大半”，“死期至矣”。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在一三五九年后逐渐衰弱，代之而起的朱元璋能在一三六八年推翻元王朝，这是红巾军的英雄们浴血奋战得来的成果，农民战争终于以革命的暴力埋葬了腐朽、黑暗的元王朝。

红巾军在革命战争中还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农民战争中起着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三五五年建立的小明王朝，从其形式上来看仍未冲破封建王朝的框框，但它与封建地主的政权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当时有一首民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处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红巾军“府上坐”掌印执权，广大佃户和奴婢挣脱了枷锁。农民政权建立后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些改革。他们把从领主、地主手中夺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组织农民屯田垦荒，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毛贵打下莱州后，立宾兴院，屯田三百六十所，当时农民战争尚在继续，还实行减租减税，十分只收二分，以减轻农

民的重担。经过这些改革，农业生产大大发展。据史书记载毛贵处“造挽运大车百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由此可见丰收之粮水陆两运络绎不绝，有力地支援了农民革命战争。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

红巾军农民起义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历代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为了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和反动统治，总是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恶意地颠倒历史。他们歪曲农民革命斗争及其领袖，美化和颂扬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笔抹煞了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这种历史的骗局必须戳穿，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再颠倒过来。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发扬我国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地、县委领导下，我们成立了三结合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研究小组。根据研究整理的一些有关红巾军起义的史料，编写了《颍州烈火》一书，以歌颂红巾军起义的丰功伟绩，歌颂红巾军领袖刘福

通坚定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批判农民革命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路线。

故事基本上是取材于历史真实。按照起义形势发展的顺序编写的。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淹没了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旧史书对农民起义的点滴记载，也都歪曲了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我们在编写中努力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对史书记载加以分析与鉴别，力求恢复历史的真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调查研究，整理了有关红巾军起义的民间传说，丰富故事内容。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战斗业绩辉煌壮丽，可歌可泣。红巾军的英雄数不清，红巾军的故事写不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再加上掌握的史料不多，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阜阳县《红巾军农民起义》研究小组

一九七六年三月

目 录

压不住的怒火	(1)
石人一出天下反	(10)
颍州烈火	(16)
砸掉铁门槛	(21)
首战告捷	(27)
刀劈顽儒	(31)
火延徐州	(38)
夜袭敌营	(43)
定都之后	(49)
气死答失八都鲁	(58)
火焚上都阎王殿	(63)
火烧尼山	(69)
智取广宁	(74)
莱州屯田	(78)
惩罚叛徒	(83)
永放光芒	(92)

压不住的怒火

元朝末年，蒙古贵族勾结各族大地主，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政治腐朽黑暗，土地高度集中，朝廷官府横征暴敛，财主恶霸杀人如麻。加上水旱虫灾接连不断，瘟疫疾病常年流行，贫苦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真是“木皮剥尽草根死……，脔(juǎn 音柰)割饿殍(piǎo 音膘)无完肌”。到处是一片萧条凄惨的景象。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元王朝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农民起义就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至元朝末年，竟达三百余次。那时各地都秘密利用白莲会纷纷组织农民起来造反。由于白莲会的教义崇尚光明，认为光明定能战胜黑暗，以“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相号召，不断发动起义。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反抗的烈火四处蔓延，遍地燃烧，烧到州县，烧到乡里，也燃烧到颍州（今安徽省阜阳）东南的偏僻的柳沟村。

这天深夜，柳沟村西头刘爷爷的两间草房里还在闪着油灯，灯下一群衣服褴褛的农民在恨着、骂着，

寻找着活命的出路。一个中年汉子，把炕沿捶得咚咚作响，说道：“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造反！刘麻子圈了咱们的地，还要拆掉咱们的房，建什么白鹿园，要活下去，只有象当年棒胡起义一样起来造反。”“对，造反！造反！”大伙怒火燃胸，群情激昂。

刘麻子是谁？大伙为啥这样痛恨他？刘麻子是当时柳沟村的一家财主。他原名叫刘庆福，蒙古人建立了元朝，他为了讨好主子，改名叫刘庆元。他脸上有几颗黑痣，肚里尽是坏点子，穷人都叫他刘麻子。这家伙平时与当时驻守颍州的元军头目勾勾搭搭、狼狈为奸，打得火热。他们圈地占房，奸淫抢掠，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这年夏天，元军头目从城里捎信来说，准备送给刘麻子一对白鹿。刘麻子受宠若惊，喜欢得手舞足蹈。只见他眨巴着贼眼，拿过纸笔砚墨，写下了张告白：“蒙知府垂爱，赏予白鹿，为感恩赐，对此白鹿，须精心护养，自明日起在柳沟村建造鹿园，柳沟村当改为白鹿庄。限三日内，柳沟百姓搬家拆房，另找居处。如不遵令，以犯上论处。”告白一出，当地百姓对刘麻子骂不绝声，恨之入骨。大伙聚在刘爷爷屋里，商讨着对策。

坐在油灯旁的刘爷爷，看大家一时压不住怒火，都喊着要去跟刘麻子拼命，忙摆了摆手说：“大家说得对，这个反非造不可！可眼下咱们人少势薄，不可

冒然行事，必须串连临村乡亲，等人多心齐再动手不迟。”话未说完，有人就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就是远水不解近渴。刘麻子限我们三天搬家离舍，这时间不等人呀！”屋内一片沉默。“我说！”这时从人缝里站出一位少年：“爷爷常给我讲诸葛亮用兵的故事，我看，眼下咱们先来个缓兵之计。”他把自己的想法如此这般地讲了一遍，讲得大家哈哈大笑，赞不绝口。

清晨，刘麻子按照往日的习惯，来到塘边的大柳树下弯腰伸腿，进行着他的所谓“养身”疗法。这时，一位少年，迎着朝阳，手提水罐，健步走来。这位少年看去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两眼炯炯有神，在阳光下，显得威武英俊。这就是后来成为红巾军农民起义领袖的刘福通。刘麻子见刘福通走来，警惕地问道：“穷小子，干什么？”刘福通旁若无人，从塘里提来一罐水，在大柳树下的青石板周围浇来浇去。刘麻子很奇怪，问道：“你浇啥？”刘福通看了看刘麻子，装着十分神秘的样子说：“我昨晚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说他是太岁，这几天口渴，叫我给他送水。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大柳树旁青石下，铁屋子就是我的家，家前家后三五里，在此动土千刀杀。’”刘麻子满脑子孔孟之道，平日就疑神疑鬼，听刘福通这么一说，忙命人掀开青石板，果然发现一